

緒論

若是世界有陰有陽 有白日有黑夜 有冬季有夏天
有生有死 有開始有結束
若是世界的樣貌猶如太極
那為何我們獨欲擁抱歡樂與健康
而視痛苦與疾病唯恐避之不急
若遭逢就猶如人生的塌陷
因為我們又如何能拒斥黑夜的到來 或是將死亡當作從來不會到臨
而關於疾病與不幸 深陷於其中的
又究竟是事件本身帶來的苦痛
或者心境的哀戚 社會的共識
更使得它宛若墜入絕地

本篇論文的題旨在探究：重大創傷事件在個人生命歷程中意義化的形成與影響。現就分別來討論此議題形成的動機。

■ 為何「意義」的探討是重要的？

個人生存於世，是透過一個「看」來與外界的事物作用，更甚或與自己本身作用。我們看見一個物體，我們識得了它，因此我們也就以某種型態把握了它，因而透過這一層認識，我們能夠與之互動、與之應對；又或者我們對於自身的理解，也是透過這一層看，來觀察自己對於不同事物的反應，以及對於自身情緒進行解讀。因此，這個「看」決定了人後續可能的行為以及情緒反應。

這個「看」是如此的根本，而左右這個「看」的視框，就更不容忽視。因為有了這個視框的存在，我們才得以得出事件、它物，或他者本身對我們的意義。因此「意義」的確立，無論在影響著個人的行動反應、更甚至是後續的人生歷程上，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

■ 重大創傷事件在個人生命歷程中的特殊地位

個人對於世界的認識，是經由與外界不斷互動的過程中，逐步地建立起來的。而對於建立認識世界的方式，無論是透過心理學中行為學派的刺激反應之連結、建構論者認為在個人認知體系中所構築的建構系統、心理分析學派來自本我與超我的兩相調和，或者是 Rogers 所認為個人乃是為了不斷地驅近內在的自我實現。透過這些諸多派別對於人本身之發展動力所做的一種擬寫，我們可以看到個人不斷的在日常生活中，對於種種發生的事件，試圖作出自己本身的調整，使得自己

與外界的環境能夠相適應，繼而達到生存的目的，更進而能完成自身的發展。

而重大創傷事件的發生，讓個人原本安穩的個人世界有了突來的變動。個人此時可能體會到隨著重大創傷事件的巨大性所帶來的情緒衝擊，也可能要面對重大創傷事件對於個人原先所建構的認知系統之挑戰。因之個人可能試圖從中反省其意義、試圖去將無法理解的化為可以理解的，也因此個人可能將面臨著一種意識的、自覺的認知系統重組。而透過這樣意識、自覺的認知系統重組歷程，個人將重新反省過去所建構認知系統中的元素，重新思考它們所代表的意涵，並且認識到它們原來可能具有的缺陷。

因此，透過這樣的歷程，個人將更有可能重新思考或檢討自己與外界的關係；如若不然，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將難以察覺在平常訊息的接收中，個人究竟是如何知覺事物、而這樣的知覺又和事物本身間抱持著什麼樣的關係。

■ 為何探討重大創傷事件的意義化？

因此，重大創傷事件的發生，可能造成個人內在原本對於他物之理解的一個缺口。個人在創傷事件發生前，在個人的世界中安全無虞，從來沒有想到也沒有需要去質疑自己對於世界、自己，或者他人所抱有的想法；而事件的發生，因為它超乎尋常可理解的本質，以及所帶來強烈的情緒性，使得個人發現自己原先所抱持的信念是多麼的薄弱、或者多麼的有限，原來世界是以另一種未曾理解的方式確實成立著的，而那樣的未曾理解，使得我們受到的傷害加劇。

故而，探討重大創傷事件的意義化，是因為重大創傷事件可能動搖個人原先的意義系統；並且，對於重大創傷的意義化，在後續復原的影響上將佔有重大的地位；而對於創傷事件本質的不斷尋思，也可能因此揭示了人生的實像。

因此，本研究將透過個人在生命歷程中對「921」的理解與解釋，繼而視察個人在生命歷程中，對「創傷事件」可能產生的理解與解釋；再經由創傷事件動搖到個人原先認知系統的視框，繼而探討「個人在脈絡中對於事件的理解與解釋」這樣的議題，亦即探討「意義化」就綜觀而言，或者就一般性而言，它可能的特質為何。

因之，本研究的目的，首先將以受訪者在創傷事件發生後之生命歷程為例，探討個人認知功能在創傷事件的重要性，繼而再討論哪些因素可能影響著個人對事件意義化程度的高低、哪些元素可能影響並形成個人的意義化內容，以及認知特性與成長之間的可能關聯。